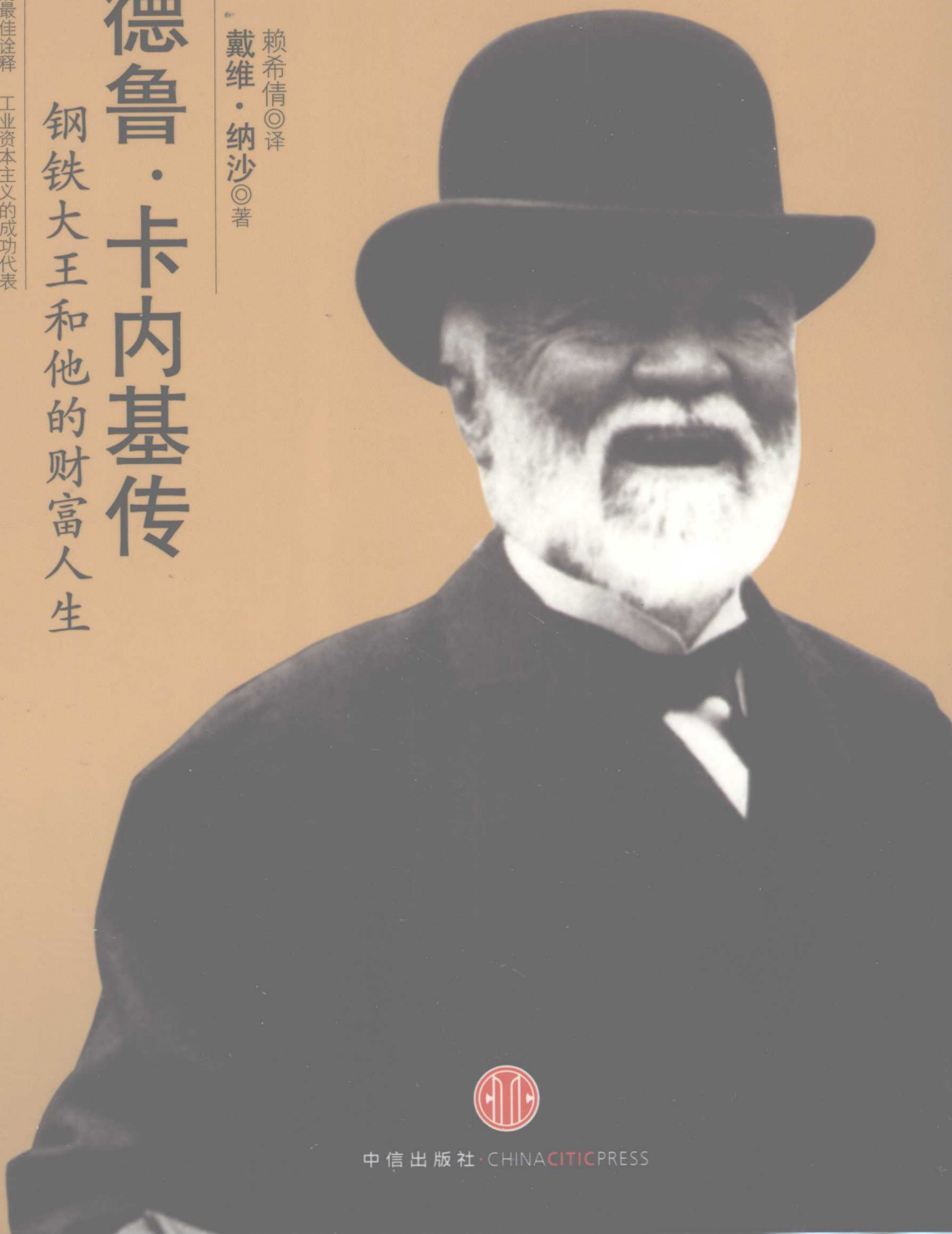


安德鲁·卡内基传

钢铁大王和他的财富人生

赖希倩◎译
戴维·纳沙◎著

企业家精神的最佳诠释 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代表
真实再现美国镀金时代横跨世纪的峥嵘历史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安德鲁·卡内基传

安德鲁·卡内基 (And Carnegie) 著 赖希倩译

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308-13941-9

安德鲁·卡内基传

钢铁大王和他的财富人生

戴维·纳沙 (David Nasaw) 著

赖希倩译

安德鲁·卡内基传

ANDREW CARNEGIE

安德鲁·卡内基传

戴维·纳沙 著

赖希倩 译

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308-13941-9

定价：39.00元

安德鲁·卡内基传

ANDREW CARNEGIE

戴维·纳沙 著

赖希倩 译

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308-13941-9

定价：39.00元

ANDREW CARNEGIE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德鲁·卡内基传 / (美) 纳沙著; 赖希倩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8

书名原文: Andrew Carnegie

ISBN 978-7-5086-1394-9

I. 安… II. ①纳… ②赖… III. 卡内基, A- 传记 IV. 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3200 号

Andrew Carnegie by David Nasaw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enguin Pres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德鲁·卡内基传

ANDELU·KANEIJIZHUAN

著 者: [美] 戴维·纳沙

译 者: 赖希倩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5.25

插 页: 16

字 数: 85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5258

书 号: ISBN 978-7-5086-1394-9/F·150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中信出版
CHINA CITIC PRESS

| 导言 | ANDREW CARNEGIE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他，其实不然。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的。

他总是穿着高跟鞋、戴着一顶高统帽来掩盖自己个子矮小的缺陷。他演讲、写专栏，为的是努力构建一个高于实际生活的人生。

他的传记作家们按照他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框架为他写传记。但是经过卡内基本人数十年的写作和修改、再经过卡内基的妻子路易丝安排的一名编辑重新编排后，《安德鲁·卡内基自传》仍然是一部选择性记载部分事件的片面作品。书中有疏忽、遗漏之处，也出现了年代记录的错误，体现出卡内基或编辑误导读者的企图。我这本卡内基传记没有将自传以及后来相关传记中反复提到的一些故事记录在内，因为我无法确认它们的真实性。

卡内基的第一位传记作家伯顿·亨德里克是由路易丝·卡内基夫人特别挑选来描述她丈夫的人生的。亨德里克像卡内基的职员那样获得收入，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忠诚。他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如果卡内基夫人不喜欢他的传记，则传记不能出版。卡内基的下一任主要传记作家约瑟夫·沃尔在其版本传记中加入了大量卡内基作为钢铁大王的成功故事，但由于资料有限，他没有摆脱卡内基自传以及亨德里克传记设定的框架。

在沃尔着手进行研究的半个世纪里，新的文献资料被开放，电子搜索的协助使之前无法获取的资料得以找寻。本书所使用的第一手资料来自公共和大学文档、政府文件以及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美国个人收藏的家庭文件，包括卡内基家族当初到达邓弗姆林的资料、未能发表的伯顿·亨德里克当年在苏格兰采访收集的口述史实、卡内基回忆录的第一版草稿、卡内基关于南北战争的退税记录、卡内基未经发表的手稿和旅行日记、卡内基与路易丝多年的通信信件和两人的婚前协议，以及之前从未公开的卡内基与从本杰明·哈里森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历任美国总统、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等数任英国首相、赫伯特·斯宾塞、马修·阿诺德、马克·吐温、摩根父子、洛克菲勒父子和亨利·克莱·弗里克等人的书信和电报往来记录。

安德鲁·卡内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跨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点

毋庸置疑。但是，我发现的一手资料并不支持卡内基自传以及后来相关传记里讲述的英雄主义故事——卡内基作为一名工业家为当时不成熟的、充斥着恶性竞争、残酷投机和内部腐败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理性和秩序，资料也不支持卡内基自传和相关传记中对镀金时代罪行、丑闻的揭露性的描述。工业合并发展的历史非常复杂，不是能用辉格党主义的进步论调或者后伊甸园式的衰败、堕落论断简单概括的。

卡内基在一个充满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功。他投入发展钢铁业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当时尚不违法，但现在属于不道德或非法的商业交易。他与同期镀金时代工业巨子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积累资本的方式，而是在于他获得成功以及他最终处理成功的方式。远在霍姆斯特德事件发生、将其工人之友的名声摧毁之前，他就已决定要将自己的财富捐赠出去。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羞愧、内疚或宗教原因，也不是为了弥补作为雇主可能犯下的过失。他解释道，他只是将财富还给社会，还给它本应归属的地方。同时，他还劝说自己的百万富翁同胞也这么做。

卡内基将自己的所有财富捐给社会的决定使他在同代人中显得与众不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促使他成为更冷酷无情的商人和资本家。只有赚得越多，才能捐得更多。意识到这点，他无情地鞭笞自己的合伙人和员工在追求利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镇压他曾经赞赏的工会组织，将钢铁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增加到12小时，并且不断压低工人工资。

卡内基于1835年出生在苏格兰的邓弗姆林，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失败的亚麻织布工。全家靠他有相当商业头脑的母亲经营店铺和为当地鞋匠缝补鞋子来维持生计。在只接受了一两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后，13岁的卡内基便与爸爸妈妈和弟弟一起举家搬到美国阿勒格尼市，该市与匹兹堡只隔一条莫农格希拉河。刚到美国时，卡内基一家一贫如洗，好在有先于他们到达美国的亲人和苏格兰移民为他们提供生活支持。卡内基最初在一家棉纺厂里当锭子工，不到一年后，他成为一家电报公司的电报通信员，在那里他自学了莫尔斯电码，之后被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区段主管托马斯·斯科特先生聘为私人电报操作员和秘书。之后的12年，卡内基都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他在30岁的时候从铁路公司辞职，开始与自己的前上司托马斯·斯科特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埃德加·汤姆森合作开展自己的生意。他们一起合作成立了一系列公司，由斯科特和汤姆森作为幕后合伙人提供内部交易合同，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供铁路建设的原材料、修建铁制铁路桥。在30岁出头的年纪，卡内基就在朋友的支持和投资资本的援助下从宾夕法尼亚石油、铸铁制造、桥梁建造和证券交易方面掘得了第一桶金。

在这个意义上，卡内基的商业发展道路也像其他雄心勃勃的英国移民那样只是依靠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积累财富。19世纪70年代初期，他搬离收入来源地——匹

兹堡，来到纽约市，并继续在纽约的宾馆套房里、在母亲的陪伴下远程监控在匹兹堡的铸铁和桥梁公司。公司的日常工作则交付给合伙人打理，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汤姆、亨利·克莱·弗里克和查理·施瓦布。卡内基很少参加董事会会议，每年只回匹兹堡三四次。

之后的30年，他的工作时间压缩到上午的几个小时，偶尔会在午餐或晚餐时工作，但他这几个小时的工作成果相当于大多数人一周的工作成果。对此，他感到十分骄傲。尽管他表示搬到纽约是出于商业原因的考虑，但背后有更多的重要因素促使他搬到这个离自己工厂有一天火车路程的城市。他对自己作为商人和资本家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十分兴奋，但远未满足。他希望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并用余生去追求它。

他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位作家，希望自己的写作和智慧能像他赚钱的能力一样出名和受尊敬。在孩提和青年时代，他便进行广泛的阅读，背诵了关于罗伯特·彭斯的诗歌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大量内容。在纽约和伦敦，他坚持自学。他与不少英语世界最著名的作家结为朋友，其中包括赫伯特·斯宾塞、马修·阿诺德、《世纪》杂志的编辑理查德·沃森·吉尔德以及马克·吐温。他定期在大西洋两岸著名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出版了两本深受好评的游记和一本名为《胜利的民主》的畅销书。他的关于“财富的福音”的文章使他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道德哲学家。每年，他有一半的时间待在英国，自封为他所谓的英语世界两个分支之间的文化和政治交流联络员。他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国务卿以及英国自由党首相与内阁成员的知己，主动插手美国与英国的国内国际事务。

同时，他的财富不断增长。回顾过去，他所作的每一个重大商业决定都是正确的。他成为第一位进入炼钢行业的匹兹堡铸铁商，之后又成为第一位从钢轨转向结构钢材多样化生产的钢铁制造商。他违背合伙人的意愿，将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生产制造，推动产业纵横一体化、现代化以及全面扩张。他还通过买下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以及以极大的折扣租下洛克菲勒位于梅萨比山脉的铁矿，获得了稳定、廉价的原材料供应。至1901年，当他将自己在卡内基钢铁公司的股份卖给J.P. 摩根时，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退休后，卡内基加快了向社会捐赠图书馆大楼以及教堂管风琴的步伐。通过捐赠教堂管风琴，卡内基使教区民众受到古典音乐的熏陶。他还设立了多个慈善基金会。每一个基金会都被赋予了一项特定的任务，其中包括：为苏格兰大学学生免除学费；为美国高等院校教师提供养老金；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所；在匹兹堡修建一座图书馆、音乐厅、艺廊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平民成立一个英雄基金；设立一个“和平基金会”。只有到了年逾古稀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出售卡内基钢铁公司所得的2

亿美元黄金债券每年都有5%的利息收入，而这笔收入在他过世后就捐不出去了。卡内基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他所设立的最重要的任务——明智地将他所积累的全部财富回赠给社会，于是成立了卡内基公司处理他身后遗留下的财产。

退休后的卡内基本想将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慈善事业，但他晚年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被另一项事业所占据，那就是世界和平事业。卡内基钢铁公司通过为美国海军制造钢甲赚取了百万美元财富。但这与卡内基的世界和平事业相冲突，他主张海军削减军备，之后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法庭、一个和平联盟以及促进美国与欧洲各国达成仲裁协定。他强烈反对美国干预菲律宾事务，反对英国人在非洲南部的布尔共和国发动战争。由于欧洲国家以及随后的美国纷纷进入激烈的军备竞赛，他主动作为美国白宫与英国威斯敏斯特的知情人参与外交调和。在其余生中，卡内基作为一个坦率直言的“和平信徒”，往来于他在纽约、苏格兰的家以及世界各大首都之间。他只是在80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才意识到自己在和平事业上的努力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保持沉默，与朋友们孤立，无法回到苏格兰的家，他的乐观主义彻底破碎了。

作为一个在美国的苏格兰人以及在英国的美国人，作为一名商人、资本家、钢铁制造商、作家、慈善家、和平活动家、小册子作者，作为一位儿子、丈夫以及父亲，卡内基很好地扮演了多个角色。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很少沉默寡言，永远不怕承担起新的角色或任务，也永远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业充满热情。

传记作家常常在写作结尾时被问及，他是否变得喜欢或讨厌他的写作对象。问题的答案当然是既喜欢又讨厌，但其实这是一个不适宜的问题。传记作家最担心的事情不是他是否会崇拜或不认同他的写作对象，而是在多年研究另一个人的人生与时代后，他最终会感到软弱无力。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这样的烦恼。我能够给予安德鲁·卡内基的最高褒奖是，在多年对他的研究与写作后，我发现他是我所遇见的最为迷人的人，他的人生漫长而丰富，从不令人感到枯燥。

目录 | ANDREW CARNEGIE 基金

导 言 / V	
第一章 邓弗姆林 1835~1848 年 / 1	
第二章 到美国去 1848~1855 年 / 16	
第三章 上升期 1853~1859 年 / 36	
第四章 战争与财富 1860~1865 年 / 44	
第五章 扩展期 1865~1866 年 / 60	
第六章 时代骄子 1867~1868 年 / 71	
第七章 “卡内基先生现在 35 岁，据说身价 100 万美元” 1870~1872 年 / 78	
第八章 “我所有的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 1872~1875 年 / 93	
第九章 领航 1875~1878 年 / 111	
第十章 环绕全球 1878~1881 年 / 125	
第十一章 扬名立万 1881~1883 年 / 140	
第十二章 斯宾塞先生和阿诺德先生 1882~1884 年 / 150	
第十三章 “这位星光灿烂的苏格兰人” 1884 年 / 158	
第十四章 繁荣与衰败 1883~1885 年 / 168	
第十五章 “百万富翁社会主义者” 1885~1886 年 / 174	
第十六章 分崩离析 1886~1887 年 / 189	
第十七章 婚礼与蜜月 1887 年 / 202	
第十八章 平克顿警卫与“布拉多克战场” 1887~1888 年 / 211	
第十九章 权高位重的朋友们 1888~1889 年 / 222	
第二十章 安德鲁·卡内基的福音 1889~1892 年 / 233	

- 第二十一章 在霍姆斯特德的妥协 1889~1890 年 / 246
- 第二十二章 “现在是用斗争解决的最佳时机” 1890~1891 年 / 263
- 第二十三章 霍姆斯特德之战 1892 年 / 277
- 第二十四章 兰诺赫湖 1982 年夏 / 293
- 第二十五章 后果 1892~1894 年 / 308
- 第二十六章 “高兴起来，我们将很快渡过危机” 1893~1895 年 / 325
- 第二十七章 60 岁 1895~1896 年 / 343
- 第二十八章 “不可动摇的地位” 1896~1898 年 / 352
- 第二十九章 “我们现在想安家落户” 1897~1898 年 / 361
- 第三十章 反帝国主义者 1898~1899 年 / 377
- 第三十一章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1899~1901 年 / 391
- 第三十二章 “最伤心的日子” 1901 年 / 410
- 第三十三章 “一段美好的友谊” 1902~1905 年 / 425
- 第三十四章 “和平的信徒” 1903~1904 年 / 443
- 第三十五章 “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1905~1906 年 / 456
- 第三十六章 和平会议 1907 年 / 470
- 第三十七章 关税与协定 1908~1909 年 / 479
- 第三十八章 “就这样吧” 1908~1910 年 / 490
- 第三十九章 最好的计划 1909~1911 年 / 499
- 第四十章 “高兴起来” 1912~1913 年 / 521
- 第四十一章 1914 年 / 534
- 第四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1915~1919 年 / 541
- 致 谢 / 553

第一章

邓弗姆林 1835~1848 年

安 德鲁·卡内基出生在苏格兰邓弗姆林的一间灰色石头小屋里。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卡内基是镇上坦率直言的政治激进分子汤姆·莫里森的女儿，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名优质锦缎的手工织布工。遵照苏格兰的传统，家里出生的第一个男孩以祖父的名字来命名，于是他的名字随他的祖父被定为安德鲁。由于请不起助产士，玛格丽特·卡内基只得请她少女时期的好友、同为孕妇的艾丽·法基来助产。几个月后，艾丽临产时，玛格丽特前往帮助她生下了儿子理查德。¹

卡内基出生的石屋（现被保护成为卡内基出生地博物馆）空间极其狭小，只有两层楼两个房间。一楼几乎全被他父亲的织布机给占了。楼上是生活区、厨房和餐厅，摆下一张床后几乎就没有其他空间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间小屋，人们不禁疑惑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是如何在这儿生活的。

卡内基的出生地邓弗姆林位于爱丁堡以北 14 英里、格拉斯哥以东 40 英里。在 1835 年的时候，这里就是一场社会大变革——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的中心。卡内基在自传中称其为“心爱的邓弗姆林”，作为苏格兰王国的古都，邓弗姆林历史悠久，是成长的理想之地。就在邓弗姆林，马尔科姆三世在结束 17 年的流亡生涯后于 1057 年回到这里，从篡权者麦克白手中重新夺回王位。马尔科姆三世在一条小河下游的土岗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城堡，这座城堡见证了邓弗姆林这个小镇的过去，也是它名字的来源。“邓弗姆林”（Dunfermline）源自凯尔特语，是一个合成词，意指“控制或者看守”（faire）一个“池塘”（linne）或一段“水流”（loin）的“城堡”（dun）。1070 年，在“征服王”诺曼底公爵威廉打败英格兰军队、成为英格兰新国王的四年后，马尔科姆娶了被迫流亡在苏格兰的撒克逊王族成员玛格丽特。就是这位玛格丽特王后、后来的圣玛格丽特协助马尔科姆三世在这个只有一个堡垒的地方建立起基督教中心，并且给这片蛮荒的北方土地带来了少许所谓的英格兰文明。在之后的漫漫岁月中，苏格兰王位的继任者与马尔科姆三世和玛格丽特王后一样，在邓弗姆林统治着整个苏格兰王国，并最终安息于此。

到了 1835 年，邓弗姆林的昔日辉煌只残留在马尔科姆塔和修道院的废墟中。然而

即便是废墟，它们依旧矗立在地平线上，显得高大而醒目。1818年，工人们在清理地表以便在旧址上兴建一座新教堂时，突然挖掘出一个七点五英尺长的古代墓穴，里面是一具约六英尺长、安置于铅棺中的尸骨。经过对发掘现场、墓穴以及尸骨的仔细研究，这具躯体被毫无疑问地认定为罗伯特·布鲁斯——于1314年在班诺克本之战打败英格兰军队、恢复苏格兰主权的英雄国王。

卡内基在其自传中如是告诉读者：

拥有这样的祖先和出生地，我感到无上荣幸。一个人的出生地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潜移默化地吸引并且影响一个孩子。拉斯金确切观察到爱丁堡的每一个聪明男孩都受到城堡景致的影响。同样，每一个邓弗姆林的孩子都被那尊贵的修道院影响着……雄伟的修道院以及数位君王诞生的宫殿遗址依然矗立在那里。布鲁斯之墓位于修道院中心，圣玛格丽特陵墓位于附近，还有其他许多“皇家人物”安眠于四周……所有的一切不禁令人想起邓弗姆林曾经作为苏格兰政治与宗教中心的光辉历史。一个孩子能够成长在如此环境中是他的荣幸。他呼吸着空气中弥漫的诗意与浪漫，吸收着环顾四周时随处可见的历史和传统。这些都成为他孩提时代的真实世界——理想化的永存的真实。直到进入充满严酷现实的工作生活后，他才发现真正的真实世界。²

卡内基的反思证明他意识到了其自传中对邓弗姆林的描述是片面且过于理想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苦难与动乱，小镇的纺织工们被剥夺了生计，生活在贫困与恐惧之中。只有对上述一切都视而不见时，邓弗姆林才能称得上成长理想之地。

在卡内基出生时，邓弗姆林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小镇。那时的人口比19世纪初增加了一倍多。小镇的商铺以及三家银行都位于主街之上，在主街周围的街巷中坐落着许多类似卡内基家的精心修建的纺织户石屋。世代以来，小镇的主要工业只有一个——优质亚麻纺织。³

纺织工们整天都在他们的织布机上干活，这些织布机非常笨重，只能放置在石屋的底楼。纺织业（包括棉布、羊毛、丝绸和亚麻纺织）在19世纪前期成为苏格兰以及整个大英帝国最大的就业行业。在通过设立进口限制摧毁东印度的纺织行业以及在拿破仑一世战争期间垄断了拉美贸易之后，英国人将他们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大市场。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期，大量的无地移民从苏格兰低地、高地以及爱尔兰涌入苏格兰南部的城镇和乡村，其中许多人开始从事纺织业。1780~1820年，手工纺织工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以上。⁴

彼时纺织业的精英当属能够纺出“精细”或者“华丽”丝绸与亚麻制品的纺织工。将棉纱纺织成适于做衬衫和披肩的粗布只需要最低的技术水平，将细线纺成有装饰花

纹的桌布和餐巾需要一定的经验、灵巧度以及相当的腕力和臂力。可想而知，在邓弗姆林只做最上等锦缎的手工纺织工拥有引以为豪且极具保护性的手艺。镇上每一个纺织工都可以说出近代纺织发展史：詹姆斯·布莱克是如何大智若愚般爬到爱丁堡的锦缎织布机下掌握并记下其构造秘密，而后回到邓弗姆林仿制了自己的织布机；布里奇大街的约翰·威尔逊是如何发明了飞梭，使得单人操作织布机为可能；亚历山大·罗伯逊、克尔是如何引进了法国里昂织工雅卡尔发明的提花机。在提花机发明之前，亚麻织工每换一种花色都得重新设置织布机，费时又费力。提花机的发明使得准备工作时间从五至六周缩短到了一天甚至更短。⁵

卡内基家族是在 18 世纪中期迁至邓弗姆林地区的。卡内基家族刚至南方时，他们的领主——十一世埃尔金伯爵安德鲁认为他们是在“覬覦者”斯图加特王朝查尔斯王子失败的 1745 起义后被迫举家逃难至东北邓迪地区的。英格兰人查抄了造反领主的地产，使得许多像卡内基家族这样的佃户不得不迁往更南方避难。

1759 年，由于詹姆斯·卡内基给女儿伊丽莎白洗礼，卡内基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邓弗姆林户口登记簿上。那时卡内基一家安顿在归属埃尔金伯爵的布鲁姆霍尔（Broomhall）、紧靠邓弗姆林皇家自治市城边的小村庄帕迪斯摩尔（Pattiesmuir）。我们之所以知道卡内基一家是纺织工，是根据埃尔金夫人掌管的布鲁姆霍尔“家庭支出明细”，里面记录了为“卡内基家粗布织物劳作”于 1768 年 5 月支付的 2 英镑以及于 1769 年 1 月支付的 14 先令的费用。1771 年的埃尔金领地地图显示卡内基一家在村里租用着极小的一块地，带着一个花园和旁边的一小块田地。⁶

詹姆斯最大的儿子安德鲁出生在 1769 年，他被称为“疯子安德鲁”。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将织布机放置在帕迪斯摩尔。安置在城外的原因或许是为了避免加入自治市的纺织者协会、逃避交纳会费以及遵守会规。根据一位当地历史学家在 1916 年的记载，“疯子安德鲁”是“一个为自己考虑的‘聪明’人”（以其名字命名的孙子卡内基声称继承了祖父的“开朗性格”，以美化自己的过去）。“疯子安德鲁”聚集了镇上具有激进思想的纺织工，他们称平时聚会的酒吧为“学院”，称花最多时间在那儿的“疯子安德鲁”为“教授”。不知是因为他热爱喝酒胜于织布，还是由于他待在“帕迪斯摩尔学院”的时间远远超过他在石屋纺织作坊的时间，“疯子安德鲁”欠下领主一屁股债。七世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其本人也因耗费巨资把帕台农神殿的大理石从雅典卫城搬到伦敦而负债累累）的房产登记簿上有一条记录显示，老安德鲁·卡内基“拖欠房租”34 英镑 10 先令被视为“呆死账”而注销，因为老安德鲁“太穷以致无力支付任何费用”。⁷

1804 年，老安德鲁的儿子威廉在帕迪斯摩尔出生，他已经是这个来自苏格兰低地的纺织户家庭的第三代成员。但是，威廉长大后离开家搬入了邓弗姆林，因为在 19 世

纪20年代，邓弗姆林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即便是纺织者协会以外的纺织工也可以在这里拿到很多活。1834年，威廉已经成为纺织好手，他的高超技术让他在那年娶到了邓弗姆林的玛格丽特·莫里森。一位邓弗姆林的邻居回忆说，玛格丽特比她丈夫高，“举止高贵端庄，皮肤黝黑，有着黑色的眼睛和小巧的手脚”。而威廉则是一个小个子金发男子，长得还好，有自己的特色，但不是特别出众。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德鲁在婚后一年出生，继承了卡内基家族小个子、金发的样貌，但同时也继承了莫里森家族的火暴性情。⁸

标准版本的邓弗姆林纺织业兴衰史将其衰败归咎于后来兴起的动力织布机和工厂，但实际上，由于亚麻制品布料和花纹设计的精致性，亚麻纺织者比羊毛或棉布纺织者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中拥有更长的缓冲期。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在美国出口市场的收益保持强劲，因为美国对亚麻制品的进口关税远远低于其他纺织品（美国本土没有亚麻纺织业，所以不需要关税保护）。1833年是邓弗姆林亚麻纺织工的丰收大年，因为美国取消了对“漂染或未漂染亚麻、亚麻桌布、亚麻餐巾以及白亚麻制品”的所有关税，而这些亚麻制品恰恰都是从邓弗姆林进口的。关税取消后，优质亚麻制品的价格降低，需求量随之大增。在美国，从查尔斯顿到普罗维登斯，所有城市中产阶级家庭都将从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进口的上好锦缎桌布、布料和餐巾视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美国亚麻制品的进口总值从1830年的250万美元大涨至1835年（卡内基出生那年）的610万美元。⁹

1836年，卡内基一岁，邓弗姆林一半以上的优质亚麻制品销往美国。克莱德和福斯这两大河港由运河与新修建的路相连，将邓弗姆林与格拉斯哥港连接在一起。与欧洲的竞争港口相比，格拉斯哥港具有靠近新大陆的优势。于是，威廉·卡内基能够扩大自己的作坊，添加几台新织布机，并且将自己的妻儿、作坊以及同事搬到位于埃德加大道一间空间更大的屋子里。¹⁰

卡内基的母系亲属莫里森家族与卡内基家族虽说同是工匠和政治激进分子，但两家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卡内基去世后，路易丝·卡内基夫人授权的传记作家伯顿·亨德里克于1927年寻访了了解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森家族的小镇居民、亲属或者他们的子女。为了避免使卡内基家族感到难堪，他了解到的相当一部分消息并没有写入他的卡内基传记中。莫里森家族与卡内基家族的联姻看似是天作之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莫里森家族看不起卡内基家族，认为如此穷困、没文化和没有教养的家族配不上他们的女儿。而另一方面，按照卡内基表妹安·亚历山大的说法，卡内基家认为莫里森家是“从不进教堂、不信仰上帝的‘怪人’”。更糟糕的是，玛格丽特的兄弟汤姆不仅吹嘘他对上帝的不信仰，甚至在星期天时整理花园以无视安息日的庄严。¹¹

卡内基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一家之长。他是一名补鞋匠，同时也是一名政

治鼓动者。他不仅是邓弗姆林最主要的政治演说家、作家、组织者和活动家，还是英格兰著名激进记者威廉·科贝特的忠实伙伴。威廉·科贝特将莫里森的文章刊登在自己的《政治记录》(Political Register)中。莫里森是大众参政权的强硬倡导者、贵族特权的公敌、工人十小时工作制的支持者、英国国教的反对者以及土地国有化与由劳动人民平分贵族地产的呼吁者。他走遍邓弗姆林附近地区，在露天集会中向所有听众宣扬他的信念。同时他在地方报纸特别是在《格拉斯哥自由报》(Glasgow Free Press)上“乱写”专栏。1833年，他创办了自己的邓弗姆林激进报纸——“特别奉献给工匠和机械师”的《先驱者》(The Precursor)。遗憾的是，这份报纸只维持了三个月、出版了三期。

19世纪30年代，邓弗姆林以及邻近各郡在英国众议院的代表由辉格党贵族达尔梅尼勋爵担任。莫里森认为他能担当此职的唯一资格只有他的贵族出身。1832年改革提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了城市中产阶级，但邓弗姆林的广大工人阶级仍然被排除在外。纵观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参加竞选投票的选民比例由6%增长到了12%。苏格兰长期在众议院受到可悲的不平等待遇后终于被追加了8个代表席位，向争取权利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当然，整个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选民的微小比例以及议会成员没有报酬的事实使得诸如达尔梅尼这样的人很难下台，那些代表城市工人阶级心声的人也很难取代他们上台。

1832年的改革激励了同托马斯·莫里森一样的激进分子，他们认为改革虽力度不足，却为最终成立民意代表政府打下了基础。1834年12月，在达尔梅尼勋爵选举之际或者刚刚结束之时，莫里森在一封广为传阅的公开信中建议他“好好待在家里”。莫里森坚持认为达尔梅尼没有代表邓弗姆林人民的办事意愿：首先，因为他是一位地主，人民的利益与贵族利益往往是不同并且相冲突的；其次，因为他太年轻，经验也不足；第三点，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天”没有赋予他成为立法者的才能。

现在，我的勋爵阁下，如果世袭立法仍将延续，如果你想掌握其中的技巧，我将告诉你如何获得，那就是你是否拥有能力。首先，你必须读书和学习、思考并反省。然后你必须融入社会，深入了解各个阶级的人民以及各种生活环境……去熟悉社会的生产环节，与农民、建筑工人、裁缝等靠劳动维持生计并且支持你的奢侈生活的所有劳动人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愿望、需求以及各种境遇……阁下是否会认为我的语气不够尊重？我向您保证我没有任何恶意要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但是，我必须为我的镇民和同胞尽这份职责，这是无法妥协的。我会再给你去信。¹²

达尔梅尼确实再次收到了他的来信。事实上，托马斯·莫里森一直不断主动给达尔梅尼寄去“建议”直至去世。他的儿子、卡内基的舅舅汤姆在参选进入邓弗姆林市

议会后作为市政官（即市参议员）而知名。像他父亲一样，他也是位十足的政治鼓动者，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长着浓密的黑胡子，总是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拄着一把粗糙多结的黑色拐杖。每一次公共集会上，他的出现便能引起整个会场的关注。每一次质问的结果都无可避免地使得所有目光集中到他身上，之后他拄着拐杖被护送上台，用自己激进的宣讲来唤醒听众反对英国国教、反对无德无能的贵族阶级、反对使极少数人选举达尔梅尼勋爵成为邓弗姆林劳动人民代表的腐朽政治体系。

小卡内基只能远远仰望并崇拜他的外祖父和市政官舅舅。他们实在太忙，无暇陪伴他。父亲忙于织布，母亲必须协助父亲以及干家务活，在困难时期还得缝补鞋子、经营她自己的“心爱”小店来贴补家用，于是小卡内基在长到学会自己开家门之后便被留在一旁独自玩耍。他的闲暇时间大都与姨父乔治·劳德和表兄小乔治（被家人称为多德·劳德）一起度过。乔治·劳德是玛格丽特·卡内基的姐姐西顿的丈夫。他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晚上和周日有空。空闲的时候，他带着儿子和外甥绕着修道院散步，给他们讲关于苏格兰历史的故事，背诵罗伯特·彭斯的诗句，有时候还会自己编鬼故事把可怜的小卡内基吓得半死。¹³

卡内基出生那年，威廉·卡内基 31 岁。与邓弗姆林的其他亚麻纺织工一样，他正值事业的黄金时期。美国市场能够吸收他们所能生产的所有上好桌布与餐巾。由于亚麻制品的精致性及其提花设计的复杂性，动力织布机无法取代手工纺织者，于是控制美国贸易的贸易商们除了完全依赖手工纺织工外别无他法。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纺织业繁荣使得大量纺织工涌入邓弗姆林，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棉纺织业。只要美国市场保持强劲，邓弗姆林就能给所有织工提供足够的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后，灾难降临。“1837 年经济恐慌”耗尽了美国的黄金储备。那时，信用蒸发，银行倒闭，工资下降，失业泛滥。在任何一个经济低迷期，奢侈消费市场——比如从苏格兰进口的亚麻桌布与餐巾——都会首当其冲。为维持其在逐渐萎缩的出口市场上的利润率，制造贸易商开始降低计件工酬。整个地区的纺织业者都为此进行罢工。但在邓弗姆林，除了罢工，还发生了一场公开的暴动。罢工者愤怒的目标是那些在工酬下降的情况下依旧进行工作的熟练纺织工。¹⁴

1837 年 9 月，当地报纸报道在邓弗姆林有超过一千名手工纺织工没有工作或者在罢工中，失业率上升至近 40%。更糟糕的是，斑疹伤寒、麻疹、流感等一系列流行病在小镇肆虐成行，由于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流行病情况日益恶化。据邓弗姆林编年史家埃比尼泽·亨德森记录，仅仅 1837 年一年“修道院墓地进行了 493 场葬礼”，比前一年增加了 182 场。¹⁵

由于不受《大不列颠贫困法》（British Poor Law）保护，苏格兰的困境得不到任何资金支援。在格拉斯哥和佩斯利，纺纱工与纺织工协会向议会请求救济。议会拒绝采

取任何行动，只是委任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情况。棉纱工关掉自己的作坊，并宣称在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工资之前不再复业。政府对此的回应是逮捕了罢工领袖们。他们因“非法阴谋涨工资”和策动“骚乱”的罪名被判流放海外殖民地七年。¹⁶

谁想一年后格拉斯哥、佩斯利以及邓弗姆林的纺纱工、纺织工们依旧积极参与人民宪章运动。以《人民宪章》为纲领，这场政治改革运动要求获得男子普选权、选举投票应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议会须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区、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实现议员带薪制。这些倡议虽不能直接自动解决苏格兰纺纱、纺织工们的危机，但却是十分必要的第一步。宪章派运动的发起者、伯明翰的激进分子们拟定了一份请愿书，他们派代表到不列颠群岛各地获取对宪章的支持，并为请愿书收集签名以递交至议会。在苏格兰南部，宪章派代表们为他们所至各地民众的广泛支持而感到欣喜，收集到成千上万的签名。邓弗姆林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威廉·卡内基和托马斯·莫里森均为创始成员。1838年7月7日，威廉·卡内基在《爱丁堡民主者月刊和全民戒酒倡议》(*Edinburgh Monthly Democrat and Total Abstinence Advocate*)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骄傲地宣布本地宪章派组织“邓弗姆林工人联合会”已为请愿书收集到6106个签名并上交至伯明翰。“在这里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我们的一些朋友去到周围村镇活动。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他们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工作获得了圆满成功……确实，我们有点儿自夸，但愿整个国家都像‘法夫西区’一样，所有暴政和腐败的施政者都将很快让位于一种新秩序。”威廉·卡内基代表“工人联合会”在信中签名，他在签名前附上了罗伯特·彭斯的一行诗词——“所有一切即将来临”。¹⁷

1838年末，贸易状况的好转以及制造商与纺织工在工酬上的妥协使得邓弗姆林情势略微恢复正常。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促使动力织布机获得新关注和新投资。按照埃比尼泽·亨德森的记载，“制造商罗伯逊先生”的到来以及“桌用亚麻蒸汽机编织厂——鲍德里奇工厂”的搭建成为1838年的主要大事件。虽然罗伯逊的制造厂最终没能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手工纺织工下一次还能如此幸运地躲过一劫。动力织布机的前进步伐近乎势不可当。1813年，苏格兰只有不到1500台的动力织布机；1829年，数量增长至10000台；到了1845年，数量已近22300台。¹⁸

1838年，成千上万名民众聚集在格拉斯哥或者其他地方庆祝《人民宪章》的到来。这种操之过急的乐观主义很快向注定的坎坷现实让位。虽然宪章运动无法轻易地或是在短期内获得成功，但继续抗争下去非常重要，不能轻言放弃。1839年春，苏格兰有将近130个宪章派组织积极为请愿书收集签名。1839年6月，《人民宪章》的全国请愿书被递交至议会，但是很快便以压倒性的票数被否决。英格兰和包括邓弗姆林在内的苏格兰宪章派领导人重新联合起来，他们派遣鼓动演说家再次巡回宣传，为在不久的

将来获取更大的请愿力量作准备。他们创立了新的宪章派报纸、社团和教会，并策划新的集会。

宪章的支持者完全意识到他们要求的政治改革并不能开创工人的太平盛世，但他们对代议政体的信赖足够让他们坚信：一旦拥有了选举权，大不列颠的男性工人们将开展一系列改革运动，以消除腐败、特权以及现存议会政府的愚蠢施政。正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说的，宪章不仅是“通往更远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且‘以政治力量为手段，以社会幸福为目标’现已明确成为宪章派的运动口号”。宪章也是工人阶级确保自己选举权的手段。正如爱德华·汤普森所提醒的，对宪章派来说，选举已成为“一种象征，其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些已对两党制不抱希望的人是很难理解的。“选举首先意味着平等——公民权、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平等……同时对选举的渴求意味着更深层次的需求：劳动人民为争取对自身生活与劳动状况的社会控制权的一种全新途径。”¹⁹

小卡内基在五六岁时便成为发生在成人世界里的大事件的小见证者。读者可以想象一个长着宽大额头的金发小不点儿，总是碍手碍脚，总是不断提问。“那时有几次激烈的政治兴奋期，”卡内基在自传中回忆童年生活时写道，“整个镇子都处于亢奋中。午餐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戴着围裙、围尺的男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尽管还很小，但我常常被他们的讨论吸引，并且成为他们一边倒的谈话的最忠实听众。那时他们普遍一致赞同一定要做一些改变。镇民们组建了几个俱乐部，订购了伦敦的报纸。奇怪的是，每晚报纸头版都会在镇里一个布道坛上当众宣读。”由于苏格兰的宪章派是“受道德驱使”的人们，与暴力抗议或者将引发暴力的抗议活动不同，所以不必阻止小卡内基或者其他孩子参加宪章派说教、鼓动民众的露天集会。“政治集会常常举行。正如您可能已经预想到的那样，我跟家人一样对此非常感兴趣并经常参加。我常听到舅舅们和爸爸的发言。”²⁰

有大量证据显示他的舅舅们积极参与了19世纪40年代的改革运动，但几乎没有证据证实卡内基所认为的、他的父亲也是宪章派领袖的观点。与莫里森家的成员不同，威廉·卡内基是一个安静、缄默、轻声说话的人，比起领导者更像是一名随从，或者正是如此他会在后来的生活里信赖他的朋友休·莫里森（不是亲戚）。²¹

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人民宪章运动的中期，安妮·卡内基出生了。与她强壮、精力充沛的哥哥不同，安妮是一个需要大人精心照料的病弱小孩。她在不到两岁的时候就不幸夭折了。

令人好奇的是卡内基在自传或者其他文章里从未提及他的这位妹妹。卡内基在世时由伯顿·亨德里克撰写并于1832年出版的两卷本卡内基传记里同样也没有关于他妹妹的只言片语。在讲述他的童年时，卡内基没有提及安妮，因为描述她的夭折会迫使他回忆起她的夭折曾给他及母亲玛格丽特带来的巨大悲痛。对卡内基来说，他的母